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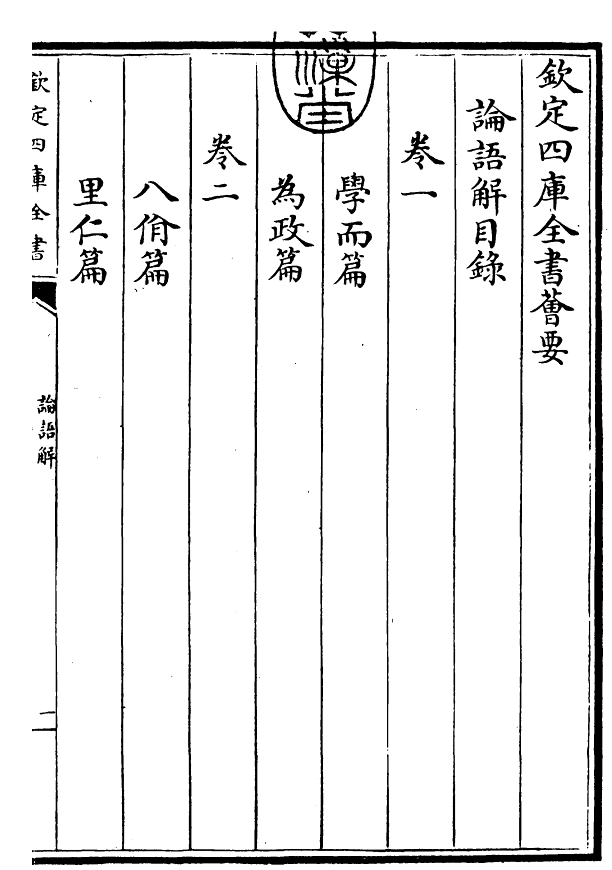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解卷一

二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論語解目錄

卷一

學而篇

為政篇

卷二

八佾篇

里仁篇

卷三
公冶篇
雍也篇
卷四
述而篇
泰伯篇
卷五
子罕篇

鄉黨篇

卷六

先進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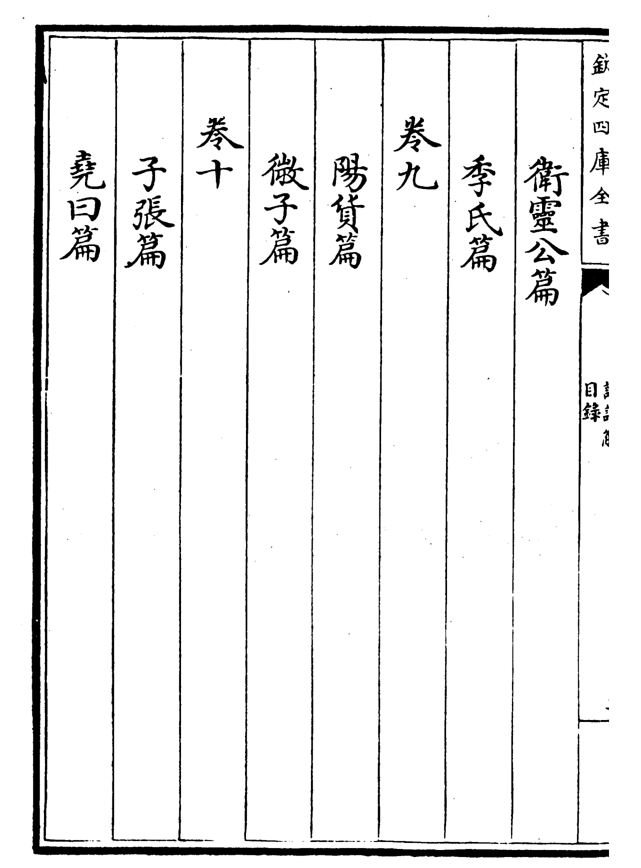
顏淵篇

卷七

子路篇

憲問篇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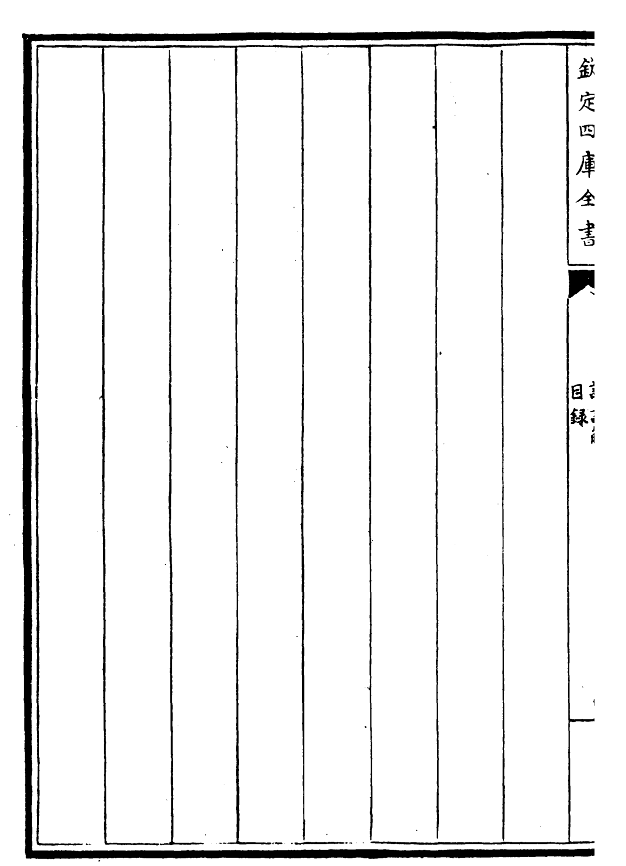
衛靈公篇
季氏篇
卷九
陽貨篇
微子篇
卷十
子張篇
堯曰篇

臣等謹案南軒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書成於乾道九年朱子所謂癸巳論語解者也栻因程子餘論推廣以著是編朱子為之句櫛字比抉摘瑕疵集中所載多至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今所行本僅改正二十三條似乎斷斷不合者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為順反復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今本集註乃竟用何晏所引

孔安國義與栻説同豈前後自相矛盾耶古人朋友切磋苟一義未安一疑未析恒不憚極言辯難久而是非論定不復回護其前説此大儒至公之心所為異於門户之見也然則此百一十八條者特講習商搉之言未可以是為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則讀是書者更不必以朱子之説相難矣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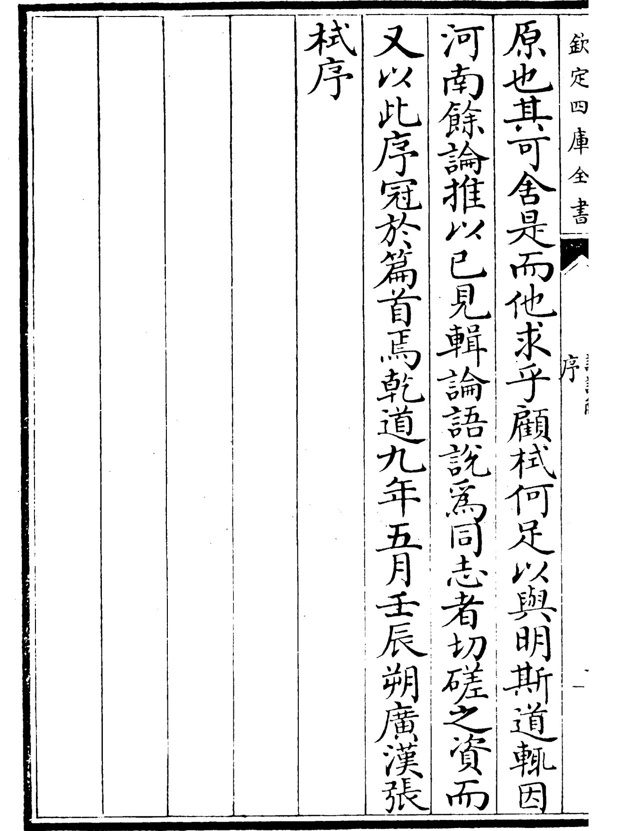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論語解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其始則有致知

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来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歳以来學者又失其㫖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

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葢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歴攷聖賢之意葢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



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已見輯論語説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辰朔廣漢張栻序

論語解卷一

宋 張栻 撰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来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説説者油然内慊也有朋自遠方来則已之善得

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来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慍也葢爲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其爲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爲人也寡欲其爲人

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爲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爲由孝弟可以至於仁然則孝弟與仁爲異體也失其旨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所謂巧言令色欲以悦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間乃所以體當在已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謀而有不忠處於已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

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國之道也敬事者事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己也一作不欺之也節用者爲之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盖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於此則不得

爲善治葢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興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已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

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

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學以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

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
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
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
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
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不
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為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
則足以惰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

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視效而作興其有不趨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

由消靡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温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話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

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即人而人即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憂者亦可得而推矣父没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本云舊說謂父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没觀其行而

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說文理爲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節之則其

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爲禮而不和與夫和而無節皆爲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實則適足以爲

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為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可宗尚矣盖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

言則慎所以出又孜孜焉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葢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慎者有非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

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與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已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為已者矣夫學本

為何事而患人不已知乎而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盖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魯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間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為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己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

哉

為政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為民極也詩曰予懐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為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為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

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

可以蹤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木之區萌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立者得於已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

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

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疢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盖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

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致養服勤盖所

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

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黙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黙識無疑之可復也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

言者顔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間也此其請事斯

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亦攷

其實有諸已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即其所爲者而視之其事善矣則

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

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

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一事所發

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

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已者未明則

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已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

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

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温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為師者

言其温故知新為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

若只認温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小大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

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内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

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葢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洒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

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一本作異端之説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心術而難反　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適足以自敝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得而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

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之學干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子張於道少深潛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或以爲堂堂而難

與並為仁盖可見也故夫子告之以闕疑闕殆又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若是其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強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不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為哀公而言其實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盖善善而

惡惡乃兆民之彛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莫不盎然
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彛故也不然則將憪然而不服
以咈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君子聚於朝人
心一於下何畏乎強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競哉雖然
在上者焉知枉直而舉錯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於

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當爲
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莊而民
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已舉善教不能而民感悦以
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
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
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車無輗軏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

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安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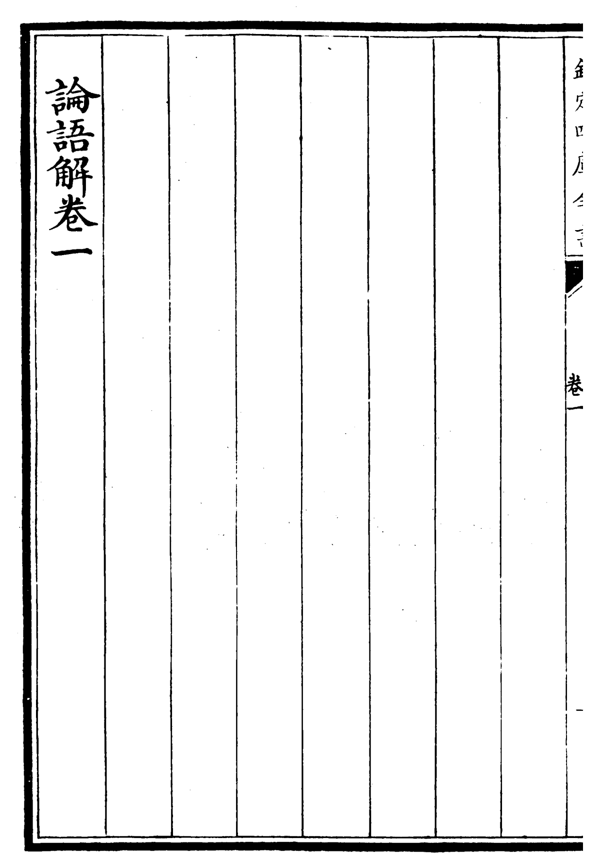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已

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爲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目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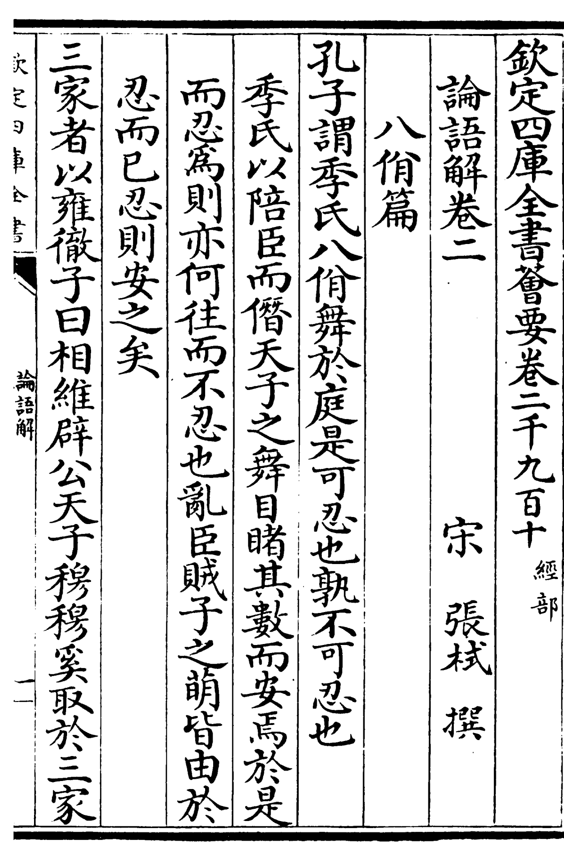
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遠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謟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盖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當祭而祭則其鬼享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爲哉是徒爲謟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爲之而莫禦者矣



論語解卷一



論語解卷二

宋 張栻 撰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

之堂

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為也程子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

用興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盖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

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憯矣此春秋之所爲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盖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廹而鬼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而冉有盖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盖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黙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聖人至意皆善爲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攷咨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為之著必攷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

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郯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爲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爲於始祭之時

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聖人不他言祭祀而獨以禘爲言以是知蓋爲魯設程子之說精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者蓋聖人難於斥言之欲問者深思其故也夫禮者天之秩也禘之爲禮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禮之所當然也

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茍知禘之説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亦曰循其理而已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者如其生存也祭神如神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内山川之類也如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也此皆誠之不可揜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地其神之

至𡙡以至於天地之間運行變化者與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者是皆神也天子有天下則得兼祭之諸侯有一國則得祭其境之望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非明於天地之性者曷足以究鬼神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奥者室神之主程子曰奥喻貴臣竈喻用事者此乃

家人禱祠之言王孫賈舉以爲問其意則欲夫子媚於已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奥媚竈皆何所益盖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且備不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

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君子之射以觀德行習禮樂也豈爲力哉不主皮言不以貫革爲主也不以貫革爲主則君子之所以爲射者蓋可知矣爲力不同科大程子曰言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夫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執弓矢而禦侮勞力者小人之事君子之射意不爲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雖存子貢之意以爲禮既廢矣餼羊何爲徒爲煩費而已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虚器固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聖人斯言傷時人不知事君之禮也曰盡禮則非有

所加也適當其宜而已觀鄉黨所載與夫拜下之從則可見也盡禮而人以為諂則時人之不知禮可知矣特曰人以為諂也聖人道大德弘故其言含蓄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發此問盖亦有所感發也聖人告之者乃君臣相與之常道雖帝王之世不越是矣使臣以禮如傳

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無以有已有犯而無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上下交而泰治興矣然在人君端本之道以禮使臣則羣臣得盡其忠不然懼賢者之日遠而小人之日親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汩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

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鍾鼓樂之琴瑟友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聞周

人以栗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素有欲用刑威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宰我於此所當正義以捄其失而冒莫之告也無乃使之益安於其所趨乎故夫子重言以責之謂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三言者後世人臣往往借以爲說則亦不可以不辨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當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專而不得諫在下位則可非爲大臣與任

事者設也既往固不可咎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急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或者聞小器之言則疑以爲儉聞其三歸具官則又疑

其知禮蓋當時習俗尊慕霸者聞聖人之言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摭事以告然所謂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固無非在器小之中也學者深潛聖人之意真知夫管仲之果爲小也而後知曾西畏子路而不爲管仲者矣或曰聖人常大管仲之功矣而小其器何也聖人之言抑揚高下各有攸當功雖大亦何害其爲器之小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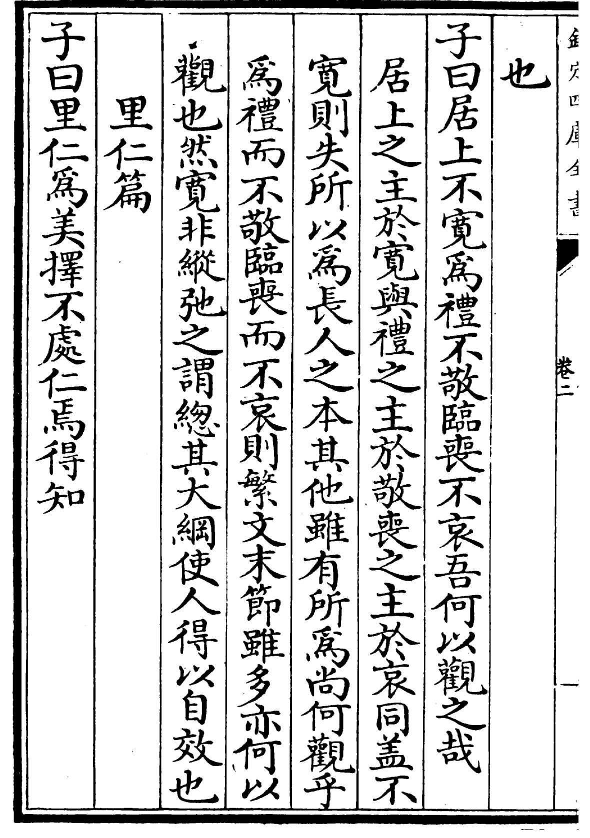
周衰樂廢盖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故曰樂其可知也翕如始作而合也純如縱之純一而和也雖合而和然高下清濁明白而不相奪倫也故又曰皦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則相繼而有餘也先王之樂其聲音之所爲至者亦具此矣玩夫此則其制始終之序亦可得而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葢必有見於聖人容色辭氣之間而發是言門人有取云耳言二三子何患於夫子之不得時與位乎天下無道之久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葢封人知文之在兹是乃天意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武王翦紂之暴一戎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憂樂亦異故其見於樂之聲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焉是則韶武之俱爲盡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得爲盡善者時與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予有慙德之言蓋以爲不幸所值之時如此有慙於舜禹之事也嗟乎是武王之心



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主於寬與禮之主於敬喪之主於哀同蓋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里仁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以親仁爲美而所自處其可不擇而處仁乎不知擇是不知也故孟子因擇術之論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者其心純一不待勉強而無不在是也利仁者知仁之美擇而為之故曰利也上蔡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顔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善而惡惡者性也凡人之好惡每以己加焉而失其正惟仁者為能克己故能好人能惡人莫非天下之公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何惡之有惟其有不存焉則流於不善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蓋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蓋有反是而富貴貧

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則審其在已不爲欲惡所遷故枉道而可得富貴已則守其義而不處在已者正矣不幸而得貧賤已則安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豈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哉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盖其欲惡有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

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尚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勉於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盖知惡而遏止之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盖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弘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至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其虚明知覺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聞道人而聞道則是不虚爲人也故

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謂聞道者實然之理自得於心也非涵養體察之功精深切至則焉能然蓋異乎異端驚怪恍惚之論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道者以務實反本爲要恥惡衣惡食者其心何如哉外馳如此雖曰志於道豈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

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盖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者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孟子言學者之用工而此言君子之存心耳或曰異端無適無莫矣而不知義之比此其所以異於吾儒盖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

有適有莫之故也蓋未有不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謂義者蓋森然自得於物則之中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當顯其爲比之道德刑之明則君子懷之而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區區求小人之比已而仁賢不歸心豈能致治哉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於已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於已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胷次擾擾無須臾以寧也若夫君子正已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所以哂季路然則能以禮

讓固爲國之本葢和順輯睦之所由興也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禮雖在天下其將如之何哉是亦無以爲國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已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已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莫已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已之學

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無不該也而有隱顯本末內外之致焉程子所謂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也若隱顯本末內外之致泯然莫別則所謂一以貫之者亦何所施哉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也曾子蓋默識之矣故荅門

人之問獨舉忠恕爲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爲體恕爲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源故也此豈非一貫之妙歟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謂通達其趣也盖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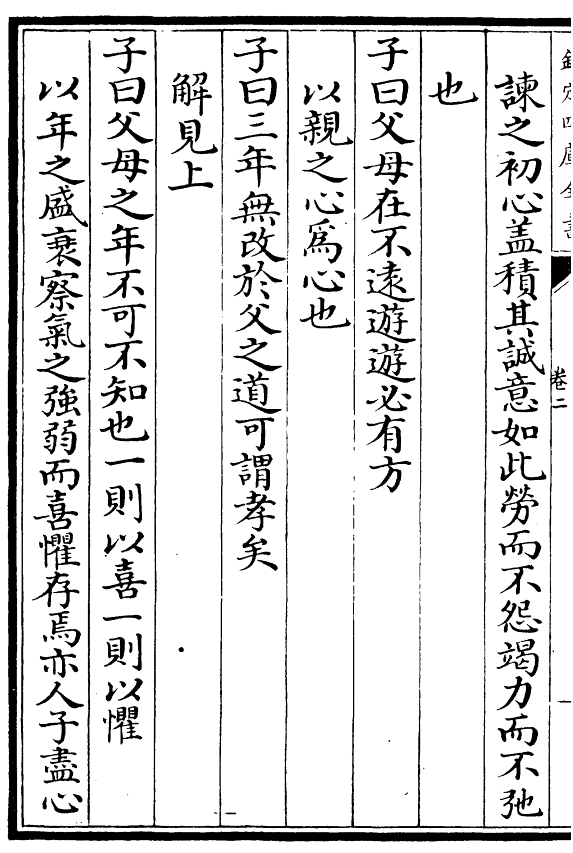
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能無喻乎喻則好篤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蓋莫非爲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親者心存乎其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體之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諫於其未著爲易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河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違其幾



諫之初心盖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竭力而不弛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親之心爲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

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其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葢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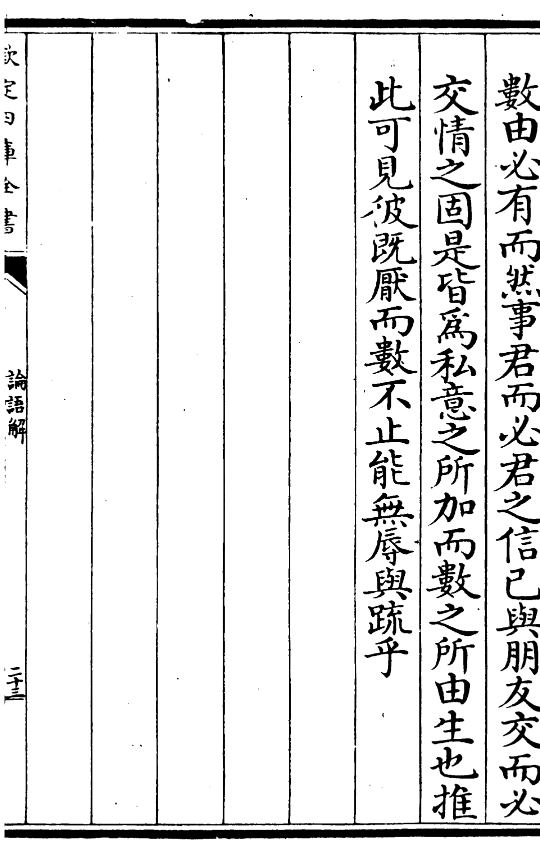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盖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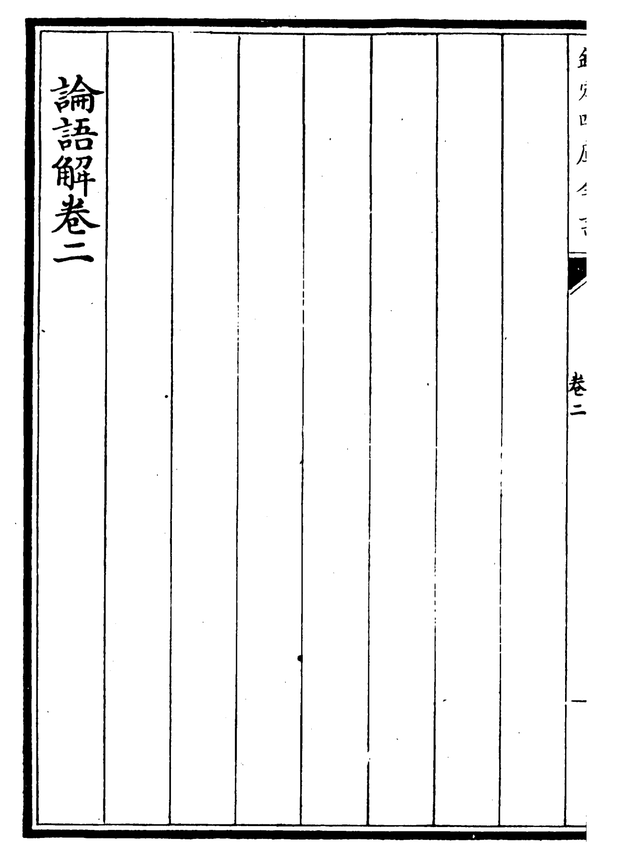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盖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来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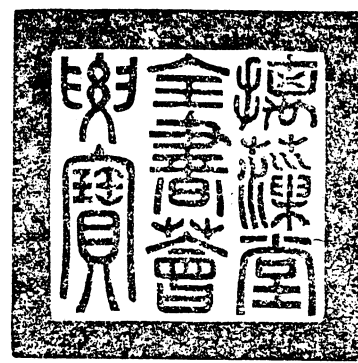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事君而必君之信己與朋友交而必交情之固是皆爲私意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也推此可見彼既厭而數不止能無辱與踈乎



論語解卷二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解卷三至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解卷三

宋 張栻 撰

公冶長篇

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陸音縲息列反今本作縲

門人記此以見聖人取人託子之道南容之行固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雖在縲絏而非其罪則其人能

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已之子兄之子何以異其配也或以其材或以其時焉耳爲避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意者子賤資質成就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蓋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捄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即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之所以爲用者以其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因其有才辨而流入於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蓋在仁者則發而中節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説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胷中一毫有未盡不可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説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海歎道之不行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夫子豈輕去中國而勇往者哉子路聞之而喜則以爲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程子謂材與裁通用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先後之間辭氣抑揚而理亦無不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為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為仁則仁之義通上下而言語其全雖聖人不敢居也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

以深思自省矣武伯復有問而併及於求與赤則各舉其所能者告之夫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非是心之存者不能然也就此上觀其仁則可語仁之成名則難也故又曰不知其仁也學者反復玩味知仁之難言如是則致知力行終吾身焉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問賜也何如欲因師言以自省也夫子謂女與回也孰愈使之反己而自省也當時師弟子間所以相與者蓋如此聞一知十聞其端而究其極也聞一知二告往而知來者夫聞一知十豈特顔子天資之絶人哉蓋學問涵養至此也子貢知其不敢望回是亦其達也夫子因其自知從而勉之曰吾與女弗如也程子曰聖人豈有所不及者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一本云夫子既然其言又稱之曰吾與女弗如也與其弗如也之言所以長其善而勉其所未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昏惰而溺志夫子以其質之不美也故以朽木糞牆爲喻而責之特深蓋害道莫此爲甚也聽言而信行蓋聖人之聽言固異乎人之聽言也然又將觀行焉則益精矣謝氏曰聖人之道雖得於生知而亦有待於更事之多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能自克之謂剛蓋莫難制者人欲也爲慾所牽志不

立矣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

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

有勿辭勿者禁止之意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

己者即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公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著於言辭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聞也至於性與天道則非聞見之所可及其惟潛泳積習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則性與天道亦豈外乎

文章哉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藴而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有所聞而實未副一本作而行之未逮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季路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

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制謚其法非一端蓋取人之周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而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子貢疑孔文子不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此四者爲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亦多矣子產

有此四者而已他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爲善故特舉其所長爲行己恭謹重而不侮也事上敬忠實而不欺也養民惠以慈愛涵養之也使民義役之以時用之不私也子產養民惠使民義矣而孟子猶謂不知爲政則所謂政者蓋有在矣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

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録天地之心也一本云以平仲行乎國政之久而其見稱於聖人者獨善交一事則其餘無取焉亦可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於理孰大於是蓋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上言只可謂之清忠也而子張遽以仁爲問是未能究夫仁者

之心也曰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據此事言之不得謂之仁也若知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稱三仁則知二子之事只可以爲清忠而不可謂之仁矣一本云仁者之爲亦有時可以謂之忠清然指人一忠一清事便以爲仁則不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思焉則是爲計較利害而非誠其思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爲易收歛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所難也然而猶有知愚之心也其與用則行舍則藏者意味相去有間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明諸書以私淑諸人方

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

天理之常而其胷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其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言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纎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意者時人以微生高爲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常人之所忽而不以爲恥者惟君子學以爲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恥觀諸此則丘明之爲人可知矣言己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也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而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工可謂實矣至於顔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分固宜爾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季路之

事亦未宜忽也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途則夫顏子之事可以馴致不然慕高遠而屑卑近將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惟安於所偏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知其為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蓋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徙舊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者質之美蓋以實而不欺者也聖人不居生知所以勉人以學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

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以爲可也而取其簡仲弓於此遂發居敬居簡之論可謂善領聖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廹其所行自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横在胷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太簡而程子謂多却一簡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爲踈略

而已夫豈簡之得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遷者以其起怒於己也於己起怒故溢於氣發於辭横於胷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預乎然則奚遷之有凡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為過之根者不除也不知懲改者固

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遏之之心一或有懈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纎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銷氷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釡請益曰與

之庚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禄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

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禄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盖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而廢也犂牛之子而騂其色

是能變其氣類且當其可用之時雖欲不用之於郊
而山川之祀亦豈得而廢之乎言其不得不用也聖
人之取人廣大無方如此以此語仲弓意者仲弓取
人之方或未廣歟觀其問政聞舉賢才之言則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與夫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舍諸者其廣狹固可知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三月言其久且熟

也而猶有不違焉未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之所
以爲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
有間矣然亦見道明而用力堅者由是而不已焉則
亦可馴致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
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

以從政果則有斷斷於義也達則不滯通於理也藝則善裁不失序也此豈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質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顔閔曾子不仕於當時蓋易之潛龍而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濟世則孔子之任若三子者雖列國之諸侯有不得而禄仕之也而況季氏得以

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賜冉求之
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脩身盡道以至
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
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
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顔子之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顔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固不越乎爲己與爲人也小人爲其所見之小耳區區以爲人爲心不亦小乎

以此告子夏者懼其既博於文而未能反約也然此亦子夏初年時耳孔門弟子之進於學固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問答語言抑揚之間要須詳味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此政之先務也後之爲政者盖鮮知此義矣行不由徑則所趨無欲速見利之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不苟徇於私情

然則斯人之存心可謂正矣子游亦善觀人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之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且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

矣

必有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

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雖不可離如此然人之違之者亦多矣人雖自違之而道亦未嘗離也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偏勝則事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爲貴也彬彬者内外相濟之意非涵養深厚者莫能然也夫有質而後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於疎略而無

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於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以進於君子者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府史之史無亦寧爲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

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工之篤也至於樂之則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樂者食之而飽者也知之而後能好之好之而後能樂之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

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之教各因其才而篤焉以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高且遠者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豈徒無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然而聖人之言本末備具雖自其卑與近者告之

而其至理亦豈外乎是特其爲教循循有序至於愚之明柔之强則中人以下之質蓋亦有可得而變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能遠是惑而已遠而不敬是忽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爲得二者皆知

之事也先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爲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畬而象曰未富也葢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

動静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静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

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静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静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静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強而魯弱矣聖人觀人之國蓋不如此齊自管仲相桓公急於功利先王之法廢革殆盡矣魯雖不能舉行先王之法然其法猶在未至若齊之變亂也齊一變而至於魯謂當易其功利之爲

而反之正也魯一變而至於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味聖人之意則知所以爲國之道在此而不在乎彼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而失所以爲觚之制其得謂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至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之降衷

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也而實何如哉聖人重歎於觚意蓋深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心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也於此

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言蓋有輕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
當時過衛國者必見寡小君衛人以爲請則烏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強而出於不得已也故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愠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汩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之義固大而不當以此言仁也聖亦仁之

成名耳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爲大而又語之以仁焉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已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於已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然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一本云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博施濟衆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

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而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汎而無統矣

論語解卷三